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来繫年要録卷一百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八年夏四月丙辰朔輔臣奏以尚書比部員外郎周聿刑部員外郎周三畏並為大理少卿上曰須仁恕老成者為之宣政間作此官者皆觀望以成獄事深可戒也　龍圖閣待制鄧襄追奪職名先是有詔襄弟直龍圖閣齊直徽猷閣髙並奪職而御史中丞常同論襄

以父洵仁秉政而叨侍從如鄭修年等之比詔落職同

又言如此則是襃本當得職名因臣僚論列降黜將來

却有可復之理乃改為追奪焉

已未太常少卿蘇符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至今未聞

諱日乞權於聞哀日依祖宗忌辰禮例建置道場行香

從之　右從政郎張祁特改右宣教郎上以其兄邵久

使未歸故引對而有是命尋以祁主管官告院

庚申輔臣進呈言者請選文武臣子弟有材武者充衛

郎上曰掄材正當如此朕親加教督彼必樂為之也可速條具先是蔡京為政嘗置三衛郎皆用世族之子弟後劉豫亦倣為之故言者以為請後不果行焉　直秘閣新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劉子翼罷御史中丞常同論子翼兄弟姦險昨守撫州竭倉庫所儲獻之督府而軍糧不繼幾至生變故罷章再上詔奪職　是日初置户部和糴場於臨安其後又增於平江歲糴米六十萬石

十八年閏八月甲子詔平江一場臨安二場共糴此數

辛酉右宣教郎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叅議官李若虚為軍器監丞

壬戌命樞密副使王庶暫往沿江及淮南等處措置邊防詔曰朕臨遣樞臣協濟軍務按行營壘周視山川乘斯閒暇之時經畫久長之利凡爾監司群帥郡縣之官各盡乃心以康庶事儻或弛慢失職已令王庶密具以聞先是御史中丞常同言今去淮益遠邊民多不自安宜遣重臣出按两淮田荒縱民耕之勿收租税數年之

後百姓足而國用足矣至是上命庶行視東關且調諸路兵預為防秋計因以同奏付庶行之時保成軍節度使殿前都虞候楊沂中怒其統制官吴錫汲繋之獄户部侍郎向子諲力言於庶謂錫可用庶奏釋之使統兵屯淮西

丙寅庶辭上戒以張俊待諸將多用術數且狎昵自取輕侮呂祉以傲肆自大取敗皆可為戒上因論王伯之道不可兼行當以三王為法今之諸將不能恢復疆宇

他日朕須親行不殺一人庶幾天下可定庶奏以大理少卿周聿尚書金部員外郎晁謙之並主管機宜文字軍器監丞李若虛樞密院計議官方滋左承奉郎通判臨安府朱敦儒並為樞密行府諮議叅軍謙之任城人也自酈瓊叛張俊擅棄盱眙而歸諸將稍肆庶素有威嚴臨發勞師於都教場軍容嚴整庶便服坐壇上自楊沂中而下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莫敢仰視自多事以来所未有庶辟官屬奏下在是月戊辰改幹辦公事為諮議在

丙子今併書之熊克小歷稱三衙大將而下雖身任使相悉以戎服庭趨按此時行在統兵官無為使相者克小誤也

丁卯協忠大夫華州觀察使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兼馬軍司公事解潛落階官為宣州觀察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權主管馬軍司公事　户部侍郎李彌遜權刑部侍郎曾開給事中吳表臣張致遠中書舍人勾濤吕本中奏建州進士劉勉之學有淵源行可師法閩中士人無不推仰伏望特賜錄用詔召赴行在勉之建陽人

少得易象之學於譙定又嘗從劉安世游故本中率同寮論薦焉

己巳尚書刑部侍郎魯開試禮部侍郎　左廸功郎楊光嶷上書論三國形勝攻守詔循一資

庚午徽州布衣王忭獻孝經觧義詔賜帛三十疋

辛未少保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成國公吕頤浩固辭兩鎮及遷官之命且言本朝自有國以來文臣未嘗除授兩鎮在昔兩朝定策如韓琦四朝大老如文彦博

皆不敢受況臣何者乃越彞章望改授一階官詔許免定江軍節度使既而順浩又辭少傅許之（順浩許免少傅在七月癸巳）

壬申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尹焞留身求去時已詔焞免兼史事（四月甲子）上曰待與卿在京宮觀焞力辭且云士人若不理會進退安用所學翌日上以諭輔臣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所學淵源足為後進矜式班列中若得老成人為之領袖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

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

癸酉徽猷閣待制新知承州胡寅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尋又兼直學士院　徽猷閣待制知明州仇悆充徽猷閣直學士知潭州

丁丑户部侍郎李彌遜言祖宗之法有便於國利於民可行於今者發運一司是也其制始於太宗淳化間而備於仁宗皇祐之後大槩不過權六路豐凶以行平糴之法然今日之宜比昔少異不必盡循舊制當師其意

損益而行之臣愚謂當於經費之外給糴本數百萬緡復置一司廣行儲積分毫不得取供近用三年之間當有一年之蓄臣謹條具發運司建置廢罷及今日可以依做置使之因伏望特加聖覽參酌利病斷以不疑而力行之不勝幸甚詔吏戶部條具申省

戊寅詔尹焞解論語書成特賜六品服

己卯詔上殿人曹匯與改合入官匯未見

庚辰翰林學士兼侍讀朱震乞在外宮觀趙鼎之免相

也自劉大中范冲林季仲呂大中已下皆相繼補外震獨居近侍如故至是震乞祠之章以謂夙夜自竭圖報上恩不敢雷同上辜任使知臣者以臣為守義不知臣者以臣為守株自非陛下斷而行之則如愚臣黜已久矣今則大明垂照公論漸伸既俊乂相率而在官則支離豈煩於攘臂不許朱勝非秀水閒居錄稱震聞劉大中參政即病累章求去詠誚咼與大中當是指此詳見今年六月戊寅注

辛巳太常少卿蘇符言今歲當行祫享而在諒闇內乞

用熈寧故事移就来年孟冬從之

壬午命翰林學士朱震知貢舉是歲增參詳官二員翌日禮部言參詳官左司員外郎程克俊點檢試卷官左宣教郎黄豐嘗考太學秋試乃命官代之　祕書省著作佐郎朱松守尚書度支員外郎校書郎徐度為都官員外郎前數日上名二人入對而有是命

癸未詔三衙管軍依舊通輪内宿惟殿前都虞候楊沂中許選統制官一員代之諸班直宿衛親兵並聽節制

是月徽猷閣直學士王倫見金左副元帥魯王昌於祁州時韓世忠岳飛吳玠軍各遣間招誘中原民金得其蠟彈旗牓出以語倫曰議和之使既來而暗遣姦諜如此君相給且不測進兵耳倫言所議靖民乃主上之意邊臣見久而無成或乘時希尺寸為己勞則不可保主上决不之知若上國孚其誠意確許之平則朝廷一言戒之誰敢爾者諸帥相視無語熊克小歷附此事於今年春末又云達蘭烏珠皆在祁州按張匯節要紹興八年夏達蘭自東京北歸祁州留烏珠大抵卜嘉守東京克所云差不同今移附

四月仍去烏珠字更當求它書參考

五月按是月乙酉朔丙戌祕書郎錢秉之錢觀復並爲尚書戶部員外郎樞密院編修官鄭剛中爲考功員外郎將作監丞呂翺中爲駕部員外郎翺中好問子觀復平江人趙鼎所薦也後旬日以翺中提舉福建茶事翺中補外在是月戊戌秉之霸州防禦使晦曽孫紹興四年十一月特吉改官左朝請郎何鑄行秘書郎秦檜薦之也翌日上問鑄何如人檜曰曽除諸王宫教授上因曰朕爲親王時見蝴善等到宫學只講書一

授茶湯而退不欵留一日令具酒食以待張勸賈安宅與之從容論文次日主管內侍見白云鄆王諸宮無此例恐不便自後更不復講此禮宮中雖欲與儒士講習不可得深以為恨　詔曹覲趙師旦耿傅忠節昭著可尋訪其家録用存恤　按覲師旦之後久已不見此似為耿自求也

戊子監察御史張戒入對因言諸將權太重上曰若言跋扈則無迹兵雖多然聚則強分則弱雖欲分未可也戒曰去歲罷劉光世致淮西之變今雖有善為計者陛

下必不信然要須有術上曰朕今有術惟撫循偏裨耳戒曰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則大將之勢分上曰一二年間自可了戒曰陛下既留意臣言贅矣戒又曰國家機事小臣不敢知然備員御史義當憂國王倫使事如何上曰去歲上皇訃至朕若不遣使天下謂朕何因令倫與金四太子言河南之地大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既而金人廢豫遣人齎四太子書來言當歸河南及梓宮淵聖太后四太子者乃朕使金時素所識

也戒曰中原萬里之地金竭兵力十年取之一日無故復還此非堯舜不能載籍亦無此事陛下為金棄中原何意上曰不能守戒曰金據中原久矣山東陝西皆傳檄聽命以臣觀之金盖能守上曰和議成否姑置勿論當嚴設備爾戒曰去歲淮西之變失精甲四萬張浚用呂祉誤國至此但祉欲得簽樞耳然亦縁將相不和頃者國威稍振外却金人内平湖冦乃趙鼎張浚協和之時上曰時鼎與浚協和如兄弟戒曰去歲若非浚逐則

昂未去必不令浚遽罷劉光世而用祉也光世雖號為
怯然累世將家豈祉書生可比上曰浚但惡光世湛於
酒色戒曰此亦將之常也
己丑禮部侍郎曽開兼權直學士院時禮部侍郎兼侍
講直學士院胡寅以父憂免故命開代之　左宣教郎
王居修為太常丞
庚寅詔衢州布衣柴宗愈與免文解一次宗愈獻中興
聖統大畧謂夏少康漢光武可為標凖周宣王漢宣帝

晉元帝唐元宗憲宗可為鑑戒後省奏其言有補故錄之

辛卯降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黄叔敖卒詔追復徽猷閣學士

直顯謨閣新知夔州馮康國丁母憂癸巳詔起復仍趨往吴玠軍前撫諭

乙未秘閣修撰知建州魏矼權尚書吏部侍郎　秘書省正字范如圭兼史館校勘　御史中丞常同奏寶文

閣學士知潭州劉洪道踈狂誕妄徽猷閣待制知靜江府胡舜陟兇暴傾險並罷之洪道仍奪職

丙申詔韓愈昌黎集中有佐佑六經不抵牾於聖人之道者許依白虎通說文例出題以取士用翰林學士知貢舉朱震等請也震尋以疾出院遂卧家不起

丁酉端明殿學士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兼知洪州李光陞本路安撫制置大使　御史中丞常同言徽猷閣待制劉子羽獧浮刻薄傾險殘賊自其父時奴事童貫及

張浚用事以狂誕不根之説感動之遂居上幕專權妄作排斥異已生殺廢置在其一言但知有浚不知有陛下浚在川陜下視朝廷而子羽號為腹心專主富平之戰使浚一舉而喪師三十萬失地六十州罪一也斬趙哲之後既赦諸將自慕容洧以下方列告於庭而子羽曰爾等頭亦未牢洧遂首以環慶兵叛金人乘之因以大潰其後諸將揭榜偽境自以不負朝廷專數浚與子羽之罪罪二也浚以聖旨便宜一切稱制改勑肆赦無

復人臣之禮子羽身在幕府實為謀主罪三也浚憤陛下差王似為副而自差子羽與程唐為判官子羽被受不疑遂行宣判事罪四也教浚於梁洋敗亡之際兵將普轉十官資使之邀留於朝罪五也與元川陜之咽吭王庶為守積穀至百餘萬石教義勇六萬人正兵萬餘人城壁一新子羽嫉其功譖庶於浚而已代之至郡未幾聞敵騎有侵蜀之意即盡散積聚縱火城中遂為邱墟罪六也朝廷知子羽之罪召赴行在次年乃始出蜀

聞浚過江南又至信州迓之已而徑歸不復造朝罪七
也力勸浚以報怨復讎大興軍事加賦横斂欲以川陜
已行之事施於江淮罪八也既以次對守泉所至謗罵
朝廷詆毁言路罪九也泉州之政貪殘兇横無所忌憚
聞浚既敗憤躁不已遂肆毒於平人公私騷然罪十也
伏望盡奪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詔予羽落職　直
祕閣專一總領明州海戰人船張自牧罷初以許翰薦
補官亟用為京東制置副使自牧至揚州逗遛不進會

敵騎渡江而罷至是奉祠家居復陳守海道之策故以命之右正言李誼言自牧論兵葢靖康郭京之徒今付以舟師恐倉卒有警為國生事乞依建炎三年已得旨追還自牧見帶官資職名詔自牧依舊主管台州崇道觀

戊戌知廬州劉錡奏使臣張括等三人自言在西京闗師古手下師古遣来申奏朝廷乞赦其罪自効来歸上曰昨背叛從偽之人若能束身自歸無功者朕以不死

待之若能立功自効即随高下推賞趙鼎秦檜退而歎曰大哉王言此漢光武之略也　詔内侍羅亶竄海島永不放還亶為景靈宫幹辦官有營卒章青告其語言指斥温州以聞乞送御史臺治罪上命本州鞫實刑寺擬私罪徒勘停上曰亶素凶悖不逞無可恕者當竄海島仍令發卒護送之温州以去年十二月己酉申到

庚子直徽猷閣淮南東路轉運副使蔣璨陞直寶文閣知揚州　詔州縣鄉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貧乏之家

生男女而不能養贍者每人支免役寛剩錢四千守令滿替並以生齒增減為殿最之首劉大中之為禮部尚書也甞有是請事下户部措置去年十二月庚申而乆不之報至是大中執政乃檢會取旨行之十五年五月改給米

辛丑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上遺表詔賜銀帛二百匹兩時已除安國雜學士致仕然未受命也已而翰林學士朱震奏安國正義直指風節凛然時晩歸衡山講道自樂遭遇聖明學遂顯行葢其功不在

先儒之下去年有旨召其子寅於永州寅過衡山安國已病徘徊不進欲留侍疾安國勉令如期而發手作書遺臣曰寅已促令上道矣其書俱在安國義不忘君有如此者夫昔人有一節可稱猶褒之以謚列諸史傳况安國孝於親忠於君好學不倦安貧守道身死而言立可不飾其終乎伏望下太常禮官特賜以謚用為儒林守道之勸乃謚文定後數月詔曰安國所進春秋解義著百王之大法朕朝夕省覽以考治道方欲擢用遽聞

淪亡可撥賜銀帛三百匹兩令湖南監司應副葬事賜田十頃以給其孤朱震乞賜謚劄子今年七月丁酉行下令併附于此賜田指揮在八月十二日乙丑而日歷不載故備記之以補史闕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胡寅者允愿躋進之士也趙鼎薦之詞掖朝士皆畏之以行詞乖繆衆論不容乃稱父安國老病遠在湖湘乞歸省於是差知永州寅挈妾居婺州久之不去有朝士范伯奮貽書責之寅以妾臨蓐為辭伯奮復曰妾產與父疾孰重寅訴于鼎改知嚴州鼎旋罷累月復相欲名寅議者以不省父止之復除永守星夜南奔未及到家名命已下比見其父疾困不能言寅留數日將行告之安國攬衣垂淚而已寅至行朝除禮部侍郎又兼經筵又直學士院尚未踰月安國凶問果至寅匿之佯為父書與交黨翰林學士朱震言久疾垂死寅欲免君命以時事尚艱遣之使行欲蓋而彰度其死時

寅尚猶在路耳按安國以去年秋除京祠兼侍讀欲行會遭論而止則寅除嚴州時安國未病也寅赴嚴州一年後安國尚有書誨之令作三年計此豈病中所言耶蓋勝非將再相時安國嘗駁其同都督之命指其不能死節等事故勝非以此憾之恐其言失實今不取

壬寅集英殿修撰提舉台州崇道觀張燾試尚書兵部侍郎燾召還詣閤門不隔班引對上慰勞久之曰卿去止緣張浚燾曰臣頃者備員後省茍有所見事無大小不敢不盡愚忠如內侍王鑑乃陛下親信委任之人其擅置御莊事臣尚論列不敢有隱豈有宰相親兄自賜

出身者公論不與之臣若不言豈惟負陛下亦負張浚
上曰卿交游且盡忠若此事主可知因問朕圖治一紀
于兹而収效蔑然其弊安在燾曰自昔有為之君未有
不先定其規模而能収效者臣紹興初始蒙召對首以
治道當先定其規模為言于今七年矣所謂規模者臣
未見其有一定之說臣竊觀方今朝廷施設之方朝令
夕改其事大體重不可輕舉者莫如六飛之順動往者
前臨大江繼又退守吳會曽未朞年而或進或却豈不

為敵人所窺乎此無他規模不素定故也陛下之所朝夕相與斷論國是者二三大臣而已而一紀之間命相之制凡十有四下執政遞遷者亦無慮二十餘人非規模不定任之不一責之不專致此紛紛乎日月逝矣大計不容復誤願陛下以先定規模為急規模既定未有治效不著上歎息曰此誠方今急務朕非不欲立定規模緣宰輔數易未有定論耳遂擢燾兵部侍郎　右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子羽責授單州團練副使

漳州安置御史中丞常同之以十事論子羽也上批出子羽可白州安置趙鼎奏子羽之罪誅殛有餘第章疏中論及結吳玠事今方倚玠禦賊恐玠不自安乞且奪職上曰聞張浚之黨日夜冀浚復用子羽尤甚不重責何以懲姦鼎力請上乃許落職後一日同復言子羽之罪竄於遐荒未為過舉今尚從寛典得非以吳玠之故優假之乎玠忠義勇烈知事上之義聞朝廷以公議竄子羽豈無郭子儀與渾瑊之喜疏入遂謫漳州猶以其

母老不欲遠竄也　右宣教郎吕用中為尚書駕部員外郎時其兄珊中外補故以用中代之

丁未命吏部員外郎范同假太常少卿接伴金國人使武功大夫髙州刺史帶御器械劉光遠假吉州團練使副之先是徽猷閣直學士王倫既見魯國王昌昌遣使偕倫至北地倫見金主亶首謝廢豫然後致上旨金主始密與羣臣定議許和至是遣倫還且命太原少尹烏凌阿思謀太常少卿石慶充來議事思謀金人始與檄

宗通好海上所遣之人今再遣來示有許和意　樞密副使王庶條上淮南耕種等事上曰淮南利源甚博平時一路上供内藏紬絹九十餘萬其他可知劉大中曰淮南桑麻之富不減京東而魚鹽之利他處莫比今荒殘可惜上曰以此知淮甸不可不措置葺理中興聖政史臣曰唐史臣謂睢陽遮蔽江淮以全財用為中興之本今之議強兵者必本於豊財議豊財者必本於成賦荆蜀之輸入於王府者無幾而江浙閩廣民力告病未有瘳者淮甸利源宜在所經理以寖還全盛之舊況欲置邊州於度外乎邊陲未靖之時高宗猶不忘經理如此況今邊鄙不聳之時乎　湖北京西宣撫使

岳飛聞庶行邊遺庶書曰今歲若不出師當納節請閑庶稱其壯節熊克小歷於此即書分移張宗顔劉錡軍事恐太早今依日歷附六月乙亥直顯謨閣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徐林為司農少卿趙鼎之免相也林自都司補外至是復召之

戊申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章誼提舉江州太平觀以誼嘗引疾有請也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葉夢得為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司公事章誼得祠日歷不載此據建康知府題名

命刑部員外郎李

彌遜馳勞北使於平江翌日上謂輔臣曰館待之禮宜稍優厚若事有商量早遂休兵得免赤子肝腦塗地此朕之本意也趙鼎曰若用兵不知所費多少比之館待之費殊不侔矣上又曰昨日士㑹對勸朕留意恤民朕諭之云只為休兵未得不免時取於民如月樁錢之類欲罷未可若一旦得遂休兵凡取於民者悉除之上慨然歎曰當時若無軍旅之事使朕專意保民十數年間豈不見效鼎與秦檜同對曰陛下為此言神明感格必

有平定之期矣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語有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言仁者之用心必於其平居閒暇之時語默動静之間不忘乎是可也臣觀太上皇帝凡所論議一語一言未嘗不以休兵息民為之指歸蓋惻然常若疾痛之在其身非偽為之者嗚呼仁哉嗚呼聖哉

己酉錄故御史中丞孫覺之孫衍為下州文學中書舍人呂本中言衍學有本原逄時多故未嘗少屈舊族子弟能守家學終久不變如衍者少故特錄之

庚戌閤門祗候趙環為閤門宣賛舍人環普元孫也

宗子趙不懼江夏郡王孫也自偽地來歸詔補承信郎

辛亥改命徽猷閣直學士王倫充館伴使初命權吏部侍郎魏矼館伴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知閤門事藍公佐假慶遠軍承宣使副之矼言頃任御史嘗論和議之非今難以專對秦檜招矼至都堂問其所以不主和議之意矼具陳敵情難保檜謂之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相公固以誠待敵第恐敵人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不能屈乃改命焉既而又辭遂命給事中吳表臣而倫往來館中計事日歷止書有旨改差王倫充館伴使一句更無首尾今以紹興正論

增入熊克小歷稱表臣為太常少卿葢誤　時左宣義郎王之道亦遺砭書有國家自靖康以来失於議和致兩宮北狩萬乘東廵百姓墮於塗炭迨今十有四年尚不覺悟復縱王倫賣國引賊入家頃年章誼孫近使金餘人盡留南京惟誼與近得至軍前稟議今金使之来自合用此例留餘人於韓世忠軍中令其使副造朝不惟有以褫金人之魄而奪之氣亦足以示朝廷之尊乃若和議則有九不可而一可父母之讎不共戴天自徽宗皇帝寧德皇后上仙

雖云厭世其實殺之又況淵聖之與六宫尚困沙漠此不可和一也彊敵之性非盟誓可結二也和所以息兵而輿議乃爾蓋傷弓之心猶思靖康之覆轍而懼其復蹈三也金立劉豫於濟南歲貢幣三百六十萬緡豫奉之未嘗少有失墜一旦乘其不虞以計廢豫今又欲和是以劉豫畜我四也今從金之約而遂罷兵則非特不能保其不叛盟又恐朱克融之徒變生不測從之而兵不可罷則不能不於養兵之外横賦重歛歲供貢幣其

勢必至陳勝吳廣之起於秦青犢黄巾之起於漢為禍殆有甚於此五也頃年以來諸將非不進兵終不能取淮北尺寸之地或暫得之復旋失之正使舉大河以南盡還朝廷度其力能保有之乎六也今得河南之地不足以立國而金藉此求和則必天地以要我自此以後雖復軍聲日振有敢議恢復之事哉七也今天下之權不在廟堂而在諸將諸將擁重兵據要地偃蹇自肆倘從金盟而不與諸將議使金誠和猶恐自疑而至於潰

敗萬一挾詐是使諸將得以有詞而不出兵矣八也主上以休兵為重固不憚臣事金人且以金為君則其使蓋同列也若金使如李義琰之言倨慢無禮不知朝廷何以待之九也然則所謂一可者孰可令金誠欲還二帝六宫與祖宗之故地為德於我而無所事賄夫誰曰不可為今日計當以此意明告使者而俾復命焉苟其不從是金無意於盟我何罪也　吏部員外郎范同論贓吏翻異不移前勘乞并初勘共不得過三次上曰官

吏犯贓既已斷罪多進狀訴雪何也比来尤多趙鼎曰意在僥倖改正然須更令體究劉大中曰在法雖許訴雪却合再勘得委實無罪須罪元勘官吏若所訴不實合别科妄訴之罪秦檜言當送刑部上可之

壬子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王居正知温州

癸丑召親衛大夫利州觀察使知鼎州馬擴赴行在金使烏凌阿思謀初入境問擴所在王倫奏思謀乃海上結約之人與擴相熟乞召赴行在恐須使令故有是命

御史中丞常同言近故知閤門事潘永思家以財與訟本臺牒送大理寺後得旨疎出緣事干內侍梁珂乞仍付寺結案上即批同奏如所請劉大中曰陛下初不欲繫無辜今因臺臣所論而從其請仰見陛下未嘗容心上曰臨安府勘到永思幹人郭壽之用過錢三千緡餘七人各認一二千緡既無文約必是壽之妄攤可除壽之外餘並免於是趙鼎以下退譚上之明曰此一事勝疎決多矣蓋時盛暑方消日疎決故也

是月開封府太康縣雨冰龜數十里首足卦文皆具此據松漠記聞記聞又云戊午夏熙州野外濼水有龍見三日初於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即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為龍所戲弄畧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袍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蜥蜴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熙州嘗以圖示劉豫豫不悅趙伯璘曾見之按豫去冬已廢當此時正在上京熙州何為圖示之記聞必誤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十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十九金人地名考證

達蘭 原書作撻辣誤改見卷一

烏珠 原書作兀术誤改見卷一

托卜嘉 原書作撻不也誤改見卷五

烏凌阿 原書作烏陵誤改見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二十一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章儔

謄録監生臣俞光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二十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八年六月乙卯朔徽猷閣待制知信州程邁為江淮荆浙閩廣等路經制發運使專掌糴事用李彌遜議也　刑部尚書兼侍讀胡交修以老求去罷為寶文閣學士知信州　右承直郎鄂州武昌縣令唐時特改右通直郎以部使者列薦其治狀也既對復令還任　禮

部貢院奏試博學宏詞合格中等左廸功郎新鄂州武昌縣尉詹叔義右廸功郎前建康府司法叅軍陳巖肖下等左廸功郎新饒州鄱陽縣東尉王大方詔叔義大方並與堂除仍減年磨勘巖肖賜同進士出身叔義王山人大方麗水人巖肖金華人也

丁巳諸班直換校上特御射殿

戊午淮西轉運判官李仲孺言泉山場積礬千餘萬斤不售乞損引錢六分之一許之其后歲鬻礬六十萬官買

礬每斤十三錢至二十錢舊引錢每斤一百至是損之礬引分一百斤五十斤三十斤為大中小等又有韶州岑水礬歲額十萬斤信州沿山場青膽礬黄礬無定額十四年十一月崑山礬増作三十錢一斤

已未秘閣修撰知温州樓炤復為起居郎　左朝請郎新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公事李授之直秘閣授之開封人宣政間為縣令有匪人誣其有謗語坐失官趙鼎為諸生嘗從授之學鼎相辟為都督府幹辦公事擢知簡州至是獻所著易觧於朝故有是命中書舍人呂本中當制頗加稱美焉

庚申詔廣西鹽歲以二分令雷廉高化州官賣人户食鹽餘八分行鈔法尋又詔廣東鹽九分行鈔法一分産鹽州縣出賣皆不出嶺日歷無此指揮今以紹興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户部狀修入會要廣東行鈔法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廣南去中州絶遠土曠民貧常賦入不支出故往時之法諸州以漕司錢運鹽鬻之而以其息什四為州用是以州祖給而民無加賦昭州歲収買鹽錢三萬六千餘緡以其七千緡代潯貴州上供赴經畧司買馬餘為州用及罷官賣鹽遂科七千緡於民

户謂之縻費錢焉　敕令所請福建路人户以子孫或同居緦麻以上親與人雖異姓及不因饑貧並聽収養即從其姓不在取認之限著為本路令其江浙湖廣州縣有不舉子風俗處令憲臣體究申明依此立法從之
壬戌宗正少卿張九成權尚書禮部侍郎　衍聖公孔玠避亂寓衢州詔即賜田五頃
癸亥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趙鼎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勾濤秘書少監尹焞著作郎兼史館校勘張嵲佐郎胡

理史館校勘鄧名世朱松李彌正高閌范如圭等上重修哲宗皇帝實録九月書成凡百五十卷

乙丑御史中丞常同言近關報右奉議郎曾惇進曾祖曾布著三朝正論真蹟轉右承議郎臣聞昔者神宗皇帝切於求治鋭然更化付王安石以政事安石孤負委任創為新法布於是時實為腹心其政皆出於布之謀其法皆成於布之手故自海州懷仁縣令一年半間十三遷而至於制誥安石嘗語人曰終始言新法不便者

司馬光也終始言便者曾布也其餘出入而已故熈寧之初建新法者王安石始之曾布成之也逮紹聖初布與章惇蔡卞同秉大政元祐之法度委若弁髦元祐之人材棄如斷梗布内愧於私心外廹於清議乃間出一善言引一善士以求自異於衆故正論之作也雖論元祐人章疏不當編排然至於一時忠良竄斥無餘而布未嘗少假雖論瑶華不當加妃號至於掖庭秘獄疑似難明而布未嘗略辨雖以公論為不可廢而以司馬光

為詆毀以蘇轍為訕上雖論新法為不可不變而以免役為便於民凡所啓廸率皆順從之言紹述之旨而必餙小說以文之借異論以申之旣欲取高位於當年又欲掠美名於後世首鼠兩端馴致建中之事遂致蔡京得以乘間而入貽禍邦家而朝廷尚尊其說頒其書於史官號曰正論臣竊惑焉雖增秩賜金固未足道而奪朱亂雅誠為可惜臣願陛下明辨是非昭示好惡使天下之士曉然不貳於趨向復宜宣諭史官筆削之際毋

惑其說以至亂真庶幾一代之典足以垂信後世詔付

史館

丙寅上謂大臣曰吳國長公主數日前到留宮中三日

為駙馬都尉潘正夫求恩數朕語之曰官爵豈可私許

人須與大臣商量況今日多事未暇及此上又曰當此

極暑朕每日着衣服相伴飲食蓋謂長主是哲宗之女

朕之姊也趙鼎曰陛下行家人禮於宮中所以待長主

之禮雖盛暑不廢至於官爵則不以私予此帝王之公

也　左金紫光禄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監修國史趙鼎遷特進用實録成書也

禮部侍郎權直學士院曾開當制上批諭開令具述宣仁保祐之功由是制詞中載修書本意甚悉鼎辭不拜

時秘書省著作郎何掄論哲宗舊録一書不應分前後請併紹聖元符接續修纂從之　左承議郎新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蕭振試宗正少卿秦檜引之也

初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之在京師也其妻劉氏與飛

母留居相州及飛母渡河而劉豫適至是在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軍中世忠諭飛復取之飛遺劉錢三百千丁卯以其事聞且奏臣不自言恐有棄妻之謗詔荅之

戊辰接伴官范同言金使已至常州上愀然曰太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念欲早相見故不憚屈己以冀和議之成者此也秦檜曰陛下不憚屈己講好外國此人主之孝也羣臣見人主卑屈懷憤憤之心此人臣之忠也

君臣用心兩得之矣上曰雖然有備無患縱使和議已成亦不可弛兵備趙鼎曰假使金人與我河南之地亦維嚴備江南前日張建壽之說是也參知政事劉大中曰和與戰守自不相妨若專事和而忘戰守則墮敵計中耳樞密副使王庶時在合淝上疏曰臣聞無故請和者謀也究觀金國侵軼已逾一紀前此乘戰勝之勢以至江淮而我未嘗有一日之捷逮至紹興甲寅冬醬偽深入駐兵淮南陛下親征至使奔潰而去又丙辰冬敵

人傾國南侵陛下再統六師進於江淮之間皇威大振
蕃偽皆有所畏於是遣使告我以徽宗皇帝顯肅皇后
訃音彼若果敦隣好則所報訃音不應在累年之後必
畏長驅而往故以此謀沮師陛下天資聖孝哀毀之中
即遣使往以求梓宫往返之間一年半矣尚未聞梓宫
之至固已落彼之姦又聞去年金國以欺詐廢豫偽庭
用事之人奔散四走莫能自保百姓上下日望我兵之
至諸師之在中都者如居積薪之上而火未然勢之傾

危未有易於此者若我一揺足則中原非彼所有所以姦謀秘計不得不遣使也從違之間可不深思而熟計之臣中夜以思使人之來其甘言啗我不過出於二策一則以淮為界一則以河為界以淮為界乃我今日所有之地而淮之外亦有見今州縣所治如泗州漣水軍是也既為我有安用以和為請若以河為界則東西四千里兵火之餘白骨未斂幾無人迹彼若誠實與我既得其故地非若偽豫之不恤尚當十年無征役以蘇其

凋瘵財賦既無所從出所責歲賂無慮數百萬若欲重
斂諸路困獘已極安可取以充谿壑之欲利害曉然而
不先為之慮則三十萬兵宿於無用之地假以歲月是
彼不必征伐而我數年之間終於自斃彼之為計可謂
盡善而我之為國未有若是之疎也臣願陛下先與在
廷之臣立為一定之論若以淮為界其所請之賂必少
以河為界其所請之賂必多或多或寡未繫國之利害
顧以凋獘之極為言彼若以生靈為念當告之以河南之

地僞豫暴歛之甚必使之蘇息然後可漸責稅賦其歲
賂須五年之後方能津遣若或見從則彼之議和方見
誠實如或不然則彼以計困我既使我不敢用兵而又
於困窮之際重取歲賂是彼無所施為而坐收成功其
為謀深矣疏入不報庶又言臣間敵中自廢豫之後遼
人與漢人上下不安日夕思變前此歸正者甚衆其驗
可見彼知其屯戍不足又旋起簽軍以實疆埸其所起
之人又非昔日簽軍之比老弱盡行人心乖離抑又甚

焉緣此岳飛近與臣咨目稱今歲若不舉兵要納節請
祠韓世忠亦以為然臣方欲到榻前纎細開陳今聞使
人入境彼到闕廷必大有須索若以梓宫為言則設如
得歸事在來年又詐偽未易可保今陵寢皆在敵境豈
特徽宗顯肅兩梓宫而巳若以割淮畫河議和兩淮我
見有之以大河之南千里卭墟得之須兵屯守事力支
持不行是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若果以此三説
欵我亦不可遽絶之但將歲幣多説艱難非五年之後

不可或渠委曲見從其詭秘尤未易可料切望斷自宸衷出臣此章與大臣熟計之無落彼姦天下幸甚既而庶聞烏淩阿思謀已至境又奏曰臣聞前此敵中遣使人將皆傲慢無禮必多受金幣方少恭順如此人到恐徇前轍望陛下先遣人諭旨以朕見在諒隂聞使人即至悲慟哽噎殆不能堪以此為辭不須遽令朝見恐有商量事且令趙鼎等處商量如此則少破其姦謀又得徐觀趨向在我乃為得體在彼須少挫抑爾事與大臣

議之無所不可惟是王倫深為不然彼欲朝廷曲從金人以成一已之私此不達大體前日已稱有廢豫之功如此一事至易可見尚敢誕謾其餘何所不至望深賜聖察 直秘閣奏迎梓宫副使高公繪先歸至臨安從義郎劉鐸自偽地結官兵百餘人來歸詔遷一官庚午詔故左朝請郎直龍圖閣知虔州張觷特與遺表恩澤一名觷至郡未踰歲而卒州人言觷乗孫佑之後諸盜周十隆等相繼束身自歸前後守臣實所不及故

優卹之

辛未監察御史張戒言今日議和理有可得者有必不可得者盡大河為界復中原還梓宫歸淵聖此必不可得者也各務休兵音問往復或歸吾太后此或可得者也兩國之議和猶兩家之議婚姻也家聲不敵雖有良媒決不能諧婚姻之好國勢不敵雖有金使決不能解侵伐之兵金强我弱國勢殊絶事之可否豈在一使人之口易者可得而難者必不可得理則然耳又曰我今

未有以勝金初非悍我金一執劉豫而自有中原乃遣王倫回揚言講和且有復中原還淵聖歸梓宫之說此政所謂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臣揣敵情若非欲襲我則恐我乘其未定耳是皆款我之意而奈何信之中原之復不復梓宫之還不還淵聖之歸不歸一言可決遷延往復事已可知敵國愚弄使人誕謾臣恐不足以講和適足以招敵復中原還梓宫歸淵聖臣子之心孰不顒然以兵取之則可以貨取之則不可非惟不

可亦必不得設或得之不過如董貫買燕雲之地金人暫去復來財與地卒兩失之爾自古豈有兵不能勝而貨財可以却敵復國者必兵强而後戰可勝戰勝而後中原可復梓宫可還淵聖可歸茍力或未能則勤修闕政嚴設邊備可也不知務此而聽其枝詞遊說侥倖萬一欲中原無故自復梓宫無故自還淵聖無故自歸不勞力而坐享成功臣竊以為過矣事之必不可者臣既力言之其或可者臣亦妄為陛下謀之物之可者與之

其無猒之求不可與也禮之可者從之其非禮之辱不可從也夫强國之欲無厭而弱國之物有限不稍執綱紀而一切畏懦順從亡之道也臣竊謂金使之来朝廷當以大義正色裁之而嚴兵以待之書詞之慢姑委曲謝之使人之倨可勿見也又曰自古伐人之國得其家而歸之者易得其君而歸之者難君之去来係於勝負而家則無與於事理勢固然金人貪婪惟利是視太后在彼於金初無損益陛下若刻意圖之或有可歸之理

然亦須國勢稍振兵力稍强乃可望爾𥨸弱周强而宇文護之母遂歸况陛下尚有大半天下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可不勉哉　川陜宣撫副使吴玠遣右朝議大夫直秘閣本司主管機宜文字高士瑰來奏事上召見後十日進士瑰官職各一等遣還

壬申上特御射殿引見禮部合格舉人黄公度已下遂以南省及四川類試合格舉人黄貢等共三百九十五人參定為五等賜及第出身同出身奏名林格已下出

身至助教公度莆田人貢仁壽人也

癸酉宰相趙鼎等上諸班直親從親事官轉貟勑令格

是日樞密副使王庶自淮西還行在先是庶將還朝

未至復上疏言宴安酖毒古人戒之國家不靖疆埸患

生敵人變詐百出自渝海上之盟至於今日其欺我者

何所不至陛下所自知也豈待臣言今也不知宴安酖

毒之戒將信其愚弄臣不知其可也令其誠偽以陛下

之聖固難逃於臨照夫商之高宗三年不言其在諒闇

言猶不出其可以見外國之使乎先帝北征而不復天地鬼神爲之憤怒能言之類孰不痛心陛下抱負無窮之悲將見不共戴天之讐其將何以爲心又將何以爲容亦將何以爲說願陛下以宗社之重宜自兢畏思高宗不言之意無見異域之臣只令趙鼎而下孰與計事足以彰陛下孝思之誠而於國體爲宜臣恭依詔旨見今蕪程前去奏事誠恐臣萬一未到之日金使先已授館陛下不疑而見之敢布腹心伏惟聖慈採聽天下幸

甚又曰言金使入境經過州郡傲慢自尊略無平日禮數接伴使欲一見而不可得官司供帳至打造金酸輕侮肆志略無忌憚臣聞自古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論越之取吳在驕其志而已秦之取六國在散其從而已其間雖或出或入而一定之論未嘗易也金人所以謀人之國者曰和而已覬其既以是謀契丹又以是謀中國方突騎陵闕初以和議為辭暨大兵圍城又以和議為辭二聖播遷中原板蕩十餘年間衣冠之俗蹂踐

幾徧血人于牙吞噬靡猒而和議未之或廢也今王倫迎奉梓宫爾而受金人和議以歸且與其使俱來此為可信不可信乎劉豫雖云僭竊正名號者七八年一旦逐去金人慮中原百姓或有反側陜西叛將或生顧望吾一日出師必有應者以此設為講和之説仍遣使焉所以欵我者昭然無疑矣臣蒙陛下親擢備位本兵國之大事不敢隱默故重為陛下陳其三策上策莫如拘其使者彼怒必加兵我則應之所謂善戰者致人而不

致於人是也金人强大自居一旦或拘其使出於意表氣先奪矣其敗可立而待其次願陛下念不共戴天之讐堅謝使人勿相與見一切使指令對大臣商議然後徐觀所向隨事酬應最其次姑示怯弱待以厚禮俟其出界精兵躡之所謂掩其不備破之必矣凡此三策臣晝夜經度慮不出此尚陛下採其荒唐用濟機會則臣於兹事或可陪在廷之末議或以臣言為濶誕不切於事則臣之智思窮於是矣不敢復有論説也臣須與邉

臣大將議論皆云若失今日機會他日勞師費財決無補於事功至有云今年不用兵乞納節致仕者觀此則人情思奮皆願為陛下一戰望陛下英斷而力行之

乙亥起復武信軍承宣使行營中護軍統制軍馬張宗顔知廬州主管淮南西路安撫司公事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知廬州兼淮西制置副使劉錡以所部屯鎮江府初王庶自淮上歸命宗顔以所部七千人屯廬州命中護軍統制官巨師古以三千人屯太平州又分京東

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二軍屯天長及泗州使緩急互為聲援徙錡屯鎮江為江左根本時朝廷以諸將權重欲撫循偏裨以分其勢俊覺之謂行府錢糧官右通直郎新監行在榷貨務劉時曰鄉人能為我言於子尚否易置偏裨似未宜遽先處已可也不知身在朝廷之上能幾日庶聞之曰為我言於張十不論安與未安但一日行一日事耳俊不悅時泰州人也此以張戒默記增修但戒稱大理寺丞劉時則小誤時今年七月方除大理熊克小歷記宗顏移屯在五月丁未已前亦誤按日歷載此日所

降指揮云熊克候張宗顏廬州交割職事訖前來鎮江府駐劄則非熊五月初在淮上所遣可知今並附本日庶不牴牾

丙子上諭大臣曰昨王倫對云金使烏凌阿思謀說國書中須是再三言武元帝海上通好事庶得國中感動朕因記當時尼瑪哈輩不肯交燕雲皆欲用兵惟阿古達以謂我與大宋海上信誓已定不可失約待我死後由汝輩卒如約阿古達乃所謂武元者也以此知創業之人設心積慮必有過人者初行朝聞思謀之來物議

大詢羣臣登對率以不可深信為言上意堅甚往往峻拒之或至震怒趙鼎因請間密啓上曰陛下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今乃屈體請和誠非美事然陛下不憚為之者凡以為梓宫及母兄耳羣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非有他意不必以為深罪陛下宜好謂之曰講和誠非美事以梓宫及母兄之故不得已而為之議者不過以敵人不可深信但得梓宫及母兄今日還闕明日渝盟吾所得多矣此意不在講和也羣臣以陛下孝誠如

此必能相諒上以為然羣議遂息趙鼎語以鼎事實修入按王庶奏疏所稱趙鼎首鼠兩端當是指此等語也惜哉詔今後除六曹尚書未應資格人依元祐例帶權字賜俸如正侍郎滿二年取旨　左奉議郎馮時行特轉一官時行知丹陵縣以楊晨薦得名對時行見上言金人議和何足深信必緣初廢偽齊人心未固深恐陛下乘其機會殄滅有期如奉迎梓宫在陛下之心至切至痛故以為辭延引歲月待其撫循既定狡計既生然後牽其醜類送死未遠陛下可否逆

焰其情深為之備臣切見以前備禦尚為疎濶自建康以屬海道臣非親見不敢妄陳自西蜀以至江東臣請論之吳玠一軍在梁洋之間凡五千餘里至鄂州始有岳飛又三千餘里至建康始有張俊陛下雖以淮為屏障然東南形勝實在長江今岳飛屯鄂渚實欲兼備江池襄陽有警比岳飛得聞往返三千里東裝辦嚴非一月不至荆襄而敵騎近在京西輕軍疾馳不數日而遂涉江漢萬一舉偏師向江池連綴岳飛而以大軍向襄

陽中斷吳蜀當是時吳玠不能捨梁洋而下岳飛不能捨江池而上敵騎盤泊荆南可以控據上流震驚吳會或徑趨潭鼎横涉饒信可以直乘空虛擾我心腹備禦如此似亦疏矣臣願陛下先事制勝選知兵大臣分重兵以鎮荆襄倉卒有警荆襄事力足當一面而岳飛得專力於江池之間若兵有統不可遽分亦宜嚴戒岳飛及茲無事預思方略上諭以為親屈已之意時行引漢祖故事言之上慘然曰杯羮之語朕不忍聞因顰蹙而

起乃命進秩擢時行知萬州時行除郡在八月乙卯

丁丑金國人使福州管內觀察使太原府少尹河東北路制置都總管烏凌阿思謀中散大夫太常少卿騎都尉石慶克入見思謀至行在上命與宰執議事於都堂思謀難之欲宰相就館中計議趙鼎持不可思謀不得已始詣都堂然猶欲以客禮見輔臣鼎抑之如見從官之禮鼎步驟雍容思謀一見服其有宰相體鼎問思謀所以來之意曰王倫懇之問所議云何曰有好公事商

議喁曰道君皇帝諱日尚不得閒有何好公事又問地界何如曰地不可求聽大金所與時執政聚廳惟王庶不之顧喁因與思謀議定出國書之儀思謀氣稍奪將對喁奏曰金使入見恐語及梓宮事望少抑聖情不須哀慟上問何故喁曰使人之來非為弔祭恐不須如此及見喁與諸大臣洎管軍楊沂中解潛皆立侍殿上閤門引思謀等陞殿上遣王倫傳旨諭曰上皇梓宮荷上國照管又問太后及淵聖聖體安否因哽咽舉袖拭淚

左右皆飲泣思謀曰三十年舊人無以上報但望和議早成上又諭曰記舊人必能記上皇切望留意思謀退遣倫就驛燕之徐夢莘北盟會編云思謀引見禮甚倨上問朝廷數遣使議和不從今忽來和何也思謀曰大金皇帝仁慈不欲用兵恐生靈塗炭上曰俟朝廷議之思謀請上自決上令思謀退館以俟撥此所云與日歷不同今從日歷

翰林學士兼侍讀兼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上奏乞致仕且薦尹焞代為翊善夜震卒年六十七中夕奏至上達旦不寐戊寅輔臣奏事上慘然曰楊時既物故胡安

國與震又亡同學之人今無存者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指奏牘曰震亦薦焞代資善之職但焞微瞶恐教兒童費力俟國公稍長則用之乃詔國公往奠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例外官子孫一人又命戶部侍郎向子諲治其喪事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先是章誼劉大中朱震皆可遷執政宰相趙鼎以誼守建康會當省試引故事以震知貢舉既鎖院大中遂作參知政事震聞之即病謁告出院不復供內職累章求去誼與大中初章求外祠次章復求行在宮祠頗錯可駭先是鼎初相以其姻家范冲與震同兼資善堂為鼎求結近閤鼎罷冲亦去震如故及其復相震自以為於鼎有功意罔

執政至是大失望怨呂刻骨月餘疾危猶作詩詆呂遣人傳示遂不起一執政死二從臣可歎也以事考之此說雖不爲無據然大中以三月庚寅除參政而呂四月壬午方知貢舉勝非實誤又所云交結近閣等事疑出於怨辭今不取上命國公奠震及向子諲治喪定書不見惟子諲奏疏及張九成家傳及之例外與震家恩澤在八月己未

祕書省正字孫道夫為校書郎道夫入館踰再歲至是始遷之

己卯御史中丞常同論新知蘄州李允武有贓因言户部郎官錢觀復除郎不當上曰郎官輕以予人雖蔡京王黼不至是也趙鼎造膝具言觀復無過且求去上曰

卿不須爾言官易得宰相難求時同之眷已衰矣熊克小歷紹興八年五月中丞常同論新知蘄州錢觀復除郎不當按秘書省題名錢觀復八年三月除秘書郎五月遷戸部員外郎此云觀復自新知蘄州除郎恐誤日歷八年五月癸丑李允武差知蘄州替張旦年滿闕六月己卯御史中丞常同奏李允武差知蘄州指揮更不施行恐此自是二事更須求他書考之

辛巳詔吏部審量崇觀以來濫賞比類名色九項依去年九月辛酉詔旨施行用本部請也此以王次翁劄子修入日歷無之

起居郎樓炤起居舍人勾龍如淵並試中書舍人

壬午中書舍人呂本中兼權直學士院時將遣金使禮

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乃言遲暮廢學志力俱衰凡有撰述動繫國體乞免兼權直職事上欲用勾龍如淵趙思力薦本中乃有是命

癸未給事中兼侍講吳表臣試尚書兵部侍郎兼資善堂翊賛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勾濤試給事中

是日戸部侍郎向子諲入見因論京都舊事其言頗及珍玩中書舍人潘良貴故善子諲至是攝起居郎立殿上聞其言甚怒既而子諲奏金國遣使當審度情實報

聘不可墮敵計中宜飭邊臣嚴備又奏朱震之亡陛下令建國公往奠師道久廢今陛下崇儒尚德如此實可以風化天下上因諭以震與楊時胡安國皆學有淵源深於春秋且論先儒異同之說及震薦尹焞為安國請諡等事子諲反覆良久良貴不聞其餘語怒甚徑至榻前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勞聖聽上語未竟子諲不為止良貴叱之退者再焉上驚而怒欲抵良貴罪甲申子諲請致仕右正言李誼亦奏良貴罪此據勾龍如淵退朝

錄未見章疏御史中丞常同奏良貴疾子諲曼詞衆以為直不可罪之頟許子諲補外上詰同曰子諲之貳版曹乃卿所薦今良貴犯分沽激復上章稱述何也於是上欲併逐同權禮部侍郎張九成為上言臣比聞良貴廷叱子諲甚懼因就問之良貴曰日旰暑甚子諲久對而朝膳未進良貴懼勞聖躬遽前叱之不覺聲之厲也上曰良貴用心乃爾又曰三人得無不相能否九成曰良貴嘗為臣言子諲佳士子諲亦云且得子賤在朝子賤良

貴字也以此知二人初無不相得者上曰常同嘗薦子諲今反論之九成曰常同亦嘗薦臣同之事臣不當言然前日之薦以子諲之才可薦也今日之事乃國體也上意稍解九成因曰近朱震死陛下命國公往奠又命子諲治其喪尊師重道天下嘆仰且士大夫所以嘉子諲者以其能眷眷於善類也今以子諲之故逐柱史又逐中司非所以愛子諲也上批諭同同言不已於是三人卒俱罷秀水閒居錄云向子諲進不以道交結北司頗事貢獻一日對甚久論說珍玩之物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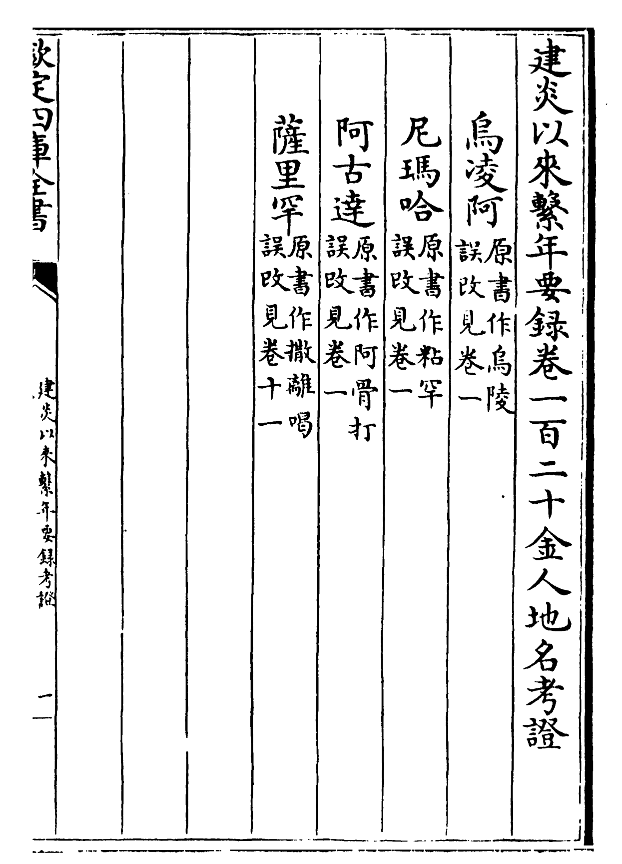
不已潘良貴不能平叱子諲退於是良貴罷與外祠中丞常同言良貴忠直不應去前此同於上前薦子諲蓋覬望北司也至是上責其反復按子諲多為善類所與此云交結北司未詳趙甡之遺史曰先是秦檜向子諲范同請與金人議和魏矼常同處其詐和請善備之潘良貴請戰上命侍從官共議子諲執講和之說良貴大叱之及同奏事子諲與良貴交爭於殿上上知同為子諲辟客必助子諲也因顧問同同乃以講和為非而以良貴為是大忤上旨張九成行述云向子諲陛對云云翌日公侍金華因奏其事按九成今年八月丙寅方兼經筵今削去此四字或移附八月亦可

是月顯謨閣直學士知漳州辛炳卒

是夏金左監軍薩里罕自長安歸雲中元帥府下令諸

公私債負無可償者没身及妻女為奴婢以償之先是諸師回易貸緡徧於諸路歲久不能償㑹改元詔下凡債負皆釋去諸帥怒故違赦復下此令百姓怨往往殺債主嘯聚山谷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二十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二十金人地名考證

烏淩阿 原書作烏陵誤改見卷一

尼瑪哈 原書作粘罕誤改見卷一

阿古達 原書作阿骨打誤改見卷一

薩里罕 原書作撒離喝誤改見卷十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二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八年秋七月乙酉朔詔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王倫假端明殿學士為奉迎梓宮使大理寺丞陳括為尚書金部員外郎假徽猷閣待制副之殿中侍御史張戒復上疏請外則姑示通和之名内則不忘決戰之意而實則嚴兵據險以守又曰自古能守而能和者有

矣未有不能戰不能守而能和者也使真宗無達蘭之
捷仁宗非慶歷之盛雖有百曹利用百富弼豈能和哉
又曰苟不能戰不能守區區信誓豈足恃也　樞密院
計議官陳康伯充本院編修官　詔以司馬光族曾孫
伋為右承務郎嗣光後
丙戌直顯謨閣知台州耿自求行太府少卿　尚書左
司員外郎薛徽言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右
司員外郎閭邱昕程克俊並守左司員外郎　吏部員

外郎范同司勲員外郎陳㚖並守右司員外郎

丁亥右武大夫榮州防禦使知閤門事藍公佐假慶遠軍承宣使充奉使大金國奉迎梓宫副使代陳括也先是王倫請括自副括見輔臣言國家多事臣子不敢辭若朝廷遣臺省諸公括願為之副如欲令括副王倫之行則不敢奉命也於是以公佐代行仍黜括監浙東州酒税此以紹興正論修入括送部與監當在八月丙辰徐夢莘北盟會編云上召馬擴既至令入館見思謀因敘海上相見之好且屈指舉諸帥小字詢其安否思謀皆舉其封謚之號以答之因踧踖不安時復欲以

馬奉使思諒懼其小已也乃繆曰馬某舊往來奉使國中甚敬之今若再遣恐必見留遂信不遣姑附此當考

戊子樞密副使王庶留身言臣前日在都堂與趙鼎等同見金使再詢得烏凌阿思謀在宣政間嘗來東京金人任以腹心二聖北狩盡出此賊今日天其或者遣使送死雖虀醢之不足以快陛下無窮之冤今陛下反加禮意大臣溫顏承順臣於是日心酸氣噎如醉如癡口未嘗交一談目未嘗少覘其面君辱臣死臣之不死豈有所愛惜耶臣又竊聽其語詭秘譎詐無一可信問其

來則曰王倫懇之論其事則曰地不可求且金人不遣使已數年矣王倫何者能邀其來乎地不可求聽我與汝若無金主之意思謀敢擅出此語乎臣曉夜尋繹此語彼必以用兵之久人馬消耗又老師宿將死亡略盡又敵人互有覬望故設此策以休我兵候稍平定必尋干戈今若苟且目前以從其請後來禍患有不可勝言者矣設如金人未有動作損陛下威武離天下人心蠹耗財賦怠惰兵將歲月易失凶豐不常所壞者國家之

事力所憂者陛下之宗祏臣下無所不可令走道途號奉使者朝在泥途暮陛侍從居廟堂任經綸者竊弄威柄專任私昵豈止可為流涕慟哭而已哉臣以忠憤所激肆口所言冐瀆天聽乞賜誅責臣不勝願幸日歷七月戊子王庶留身奏事當即是此劄子也後數日庶又言伏思大宋有天下垂二百年矣祖功宗德重熈累洽雖唐末易可擬偶崇觀之後太平日久上倦萬幾委政宰輔姦人弄權横生邊事强敵因之虔劉两河板蕩中原凶焰酷烈痛不忍聞

宗社幾致中絕賴天道好還人心思漢戎馬之間陛下出繼大統天下翕然改圖以謂喪君有君恃此不恐殆天意也爾後匹馬渡江扁舟航海以至苗劉之變艱難百端終無所傷天之相陛下可謂厚矣至矣今雖未能復兩河取鞏洛定山東舉關右而大將互列官軍雲屯比之前日可謂小康矣又據長江以自衛萬全計也何苦不念父母之讎不思宗廟之恥不痛宮闈之辱不恤百姓之冤含糊澒涊姑從謬悠不能終始以墜大業非

特逆天其所以辜人望者未可以一二數也伏願陛下反覆前後鑒觀天人勉思良圖以冀善後天下之福也社稷之福也陛下之福也庶又言金人之謀不過有二一則為我一則為巳捨此非狂則愚也所謂為巳者不過乎彼内訌外叛亙相猜貳擁兵角立莫敢先動故預設此謀以待平定徐為後圖此為巳之計也所謂為我者必以為金幣巳足不須多積土地巳廣不須多占又陛下事之至謹心懷仁恕懇之至切哀憫悔禍欲立盟

好永為鄰壤此為我之謀也陛下試深思之若敵為巳謀臣固慮之熟矣若為我謀臣不敢信惟陛下留念毋忽

中興聖政上宣諭曰朕歷覽前古治道三五恐未易及如漢文景唐太宗當力行之或可幾輔臣奏以陛下聖學髙妙兼睿斷如此天下安得不治臣留正等曰矜虛名者罕成功務實用者享殊效夫惟髙談遂古遠慕鴻荒思欲超然遐舉於三五之上者其名非不甚美然責之成效終莫能致也漢文帝曰毋之無甚髙論令今可行也崔寔曰當今不必純法八代體堯蹈舜其言雖若淺陋而實用存焉太上皇帝天縱神聖備道全德固已登三咸五視古無前而曰三五恐未易及至漢文景唐太宗所優為也則曰當力行之豈非斥虛名而務實用之謂耶易曰有大而能謙必豫臣於太上皇帝見之矣

已丑故武功大夫貴州刺史狄流特贈拱衛大夫貴州防禦使官其家五人流青孫也靖康間為幷代雲中等路廉訪使者太原之陷死焉其家訴于朝乃有是命

庚寅御史中丞常同充顯謨閣直學士知潮州中書舍人潘良貴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先是趙鼎奏向子諲無罪當留同與潘良貴亦所以為子諲蓋外議猶以子諲久對為非良貴實出於愛君也二人既出給事中張致遠謂不應以一向子諲出二佳士

上怒作色顧鼎曰固知致遠必繳凡再言之鼎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與諸人善趙鼎事實曰時蓋有先入之言上聞鼎奏由是不樂後數日右相秦檜留身奏事甚久既退鼎叩之曰上無以前日之言有語否檜曰上無他但患相公不樂耳鼎乃信而不疑　徽猷閣直學士王倫言兵部侍郎司馬朴見在軍前守節不屈乞優䘏其家以為忠義之勸許之偽豫之廢也金人欲以朴為汴京行臺尚書右丞朴力辭而免金重其節上因倫行錫以黃金茶藥焉賜朴黃金等事以附傳修入

辛卯尚書户部侍郎向子諲充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子諲請致仕疏三上乃命出守子諲入辭備録榻前奏對之語已見六月癸未及所以稍久之故且言潘良貴初不聞所論何事輙有糾彈陛下猶與臣畢其說而後退竊見良貴待罪之章乃謂臣以無益之言久煩聖聽欲乞將上件事迹宣付記注庶幾不累聖德從之子諲此章以八月庚申付出今併附此　右正言李誼試右諫議大夫

癸巳秘書省校書郎孫道夫知懷安軍先是席益為四

川大帥奏以湖南軍屯于成都盍既以憂去道夫見輔臣論自漢唐以來據蜀如公孫述與孟知祥輩皆非蜀人成都無警盍乃移軍屯之昨幾有竊發之變願還之舊處以減糧餉又比年使蜀冠蓋相望如劉子羽方出而范直方又行往來之費公私騷然未聞有能宣德意者願且止之以息浮費

丙申直秘閣都大主管成都等路茶馬監牧公事張源為四川轉運副使兼權茶馬監牧公事直徽猷閣川陜

宣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高士瑰為四川轉運判官自成都移司利州士瑰未至官丁憂詔起復士瑰以十月九日起復此以本司題名增入日歷無之　左從事郎新漳州州學教授李經特改左宣義郎經綱弟也嘗除太學博士未上而省至是召對遂以為秘書省校書郎經除校書在是月壬子

丁酉金國人使烏凌阿思謀入辭上每及梓宮事必掩泣羣臣無不感動思謀為右副元帥宗弼所信動静皆咨之後遷沁南軍節度使知懷州　進士及第黄公度

為左承事郎簽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禮部言祖宗故事不策試則榜首補兩使職官上特命授京官自是以為例

戊戌王倫辭行倫至都堂禀所授使指二十餘事一議和後禮數趙鼎答以上登極既久四見上帝君臣之分已定豈可更議禮數二割地遠近鼎答以大河為界乃淵聖舊約非出今日宜以舊河為大河若近者新河即清河非大河也二事最切或不從即此議當絶倫受之

而去此據趙鼎事實

庚子中書舍人勾龍如淵入對上曰朕本用卿直學士院而趙鼎薦吕本中他日本中罷則用卿矣上又曰卿與樓炤皆朕親擢中書事有當論即奏來如張致遠吕本中皆作附麗計者人誰不由宰相進致遠亦太甚上久之曰李授之進易解朝廷議與一職名本中毅然欲繳既而知授之乃趙鼎為諸生時教授也遂已殊可怪上又曰近日常同潘良貴事如何如淵曰良貴不為無

失然素忠直望陛下優容之上色不平如淵曰天下事未有不起於微者此因此三人之出朝臣中有不能安者臣恐朋黨之議由此起上曰朋黨之說果已有之數日前趙鼎言聞朕要用周秘為中丞陳公輔為諫議朕何嘗有此意如淵曰聞李誼亦嘗有章劾良貴今陛下擢誼為諫議臣乃知陛下罪同者在其論事前後相戾而不在良貴也上唯唯此據如淵退朝録

丁未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錡充樞密院都統制依

舊鎮江府駐劄

辛亥詔殿前司策選鋒軍統制吳錫還行在令本司別遣一軍往廬州權聽帥臣張宗顔節制先是宗顔乞令錫更戍上曰錫有膽勇心計然不可獨用可趣歸令楊沂中別遣軍代之趙鼎曰沂中已嘗有此請矣鼎等退而語咸服上知人善將將之明焉

癸丑左從事郎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范如圭特改左宣義郎制曰紹聖元符之間姦人得志首陳紹述之

說以脅持上下次為廢立之議以誣謗宣仁傷泰陵孝治之風失神祖勵精之意凡是羣邪之舉措皆非當日之本心貽患至今餘風未殄載觀舊史實駭予聞爰命儒臣復加筆削以爾如圭承外家之學懷疾邪之心維此一代之書遂為不刊之典改秩之寵厥有故常尚悉所聞以究而事如圭胡安國姊子也　近制三衙管軍更日內宿事見建炎元年十月至是殿前都虞候楊沂中已免直今年四月癸未惟權馬軍司公事解潛與殿步二司統制官互

輪潛又言今來無事乞依東京舊例乃詔潛權免只分
輪統制官右諫議大夫李誼聞之引晉唐故事奏且言
今萬騎時巡宮闕非曩之壯大禁衛非曩之衆多內外
之患可備非一而管軍夜居于外是潛等之寢則安為
宗社之慮則未安也望令沂中與潛依舊輪宿上嚴宸
極從之尋命帶御器械韓世良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
事世良權步司日歷不見幻龍如淵退朝録載今年十二月取國書事三衙內有世良名未知以何日除今因內宿事附見

是月四川制置使胡世將至遂寧府遂會川陜宣撫副使吳玠于利州時軍闕見糧玠頗以家財給之玠行至大安軍婦人小兒饑餓者千百擁馬首而譟玠大怒謂曰吾當先斬勾光祖然後自劾以諭汝輩光祖時以直秘閣為利州路轉運副使故也異時宣撫副使皆文臣而玠起行伍不十年為大帥故不肯相下誠意不通及是世將開懷與語玠懼甚語人曰宿見胡公開懷曉事使我憂懣豁然世將行之明日玠乃械諸路漕司吏斬

于市餘怒尚如此先是水運泝江千餘里半年始達陸運則率以七十五𣁾而致一斛世將與玠反覆共論玠亦曉然知利害所在世將又以恩義開諭且貸閬州守將孫渥回易米數萬石給之諸路漕臣相繼集利州各有所餉饋軍賴以給乃復前大帥席益轉般搨運之法糧儲稍充公私便之玠欲斬勾光祖事以費士戴蜀口用兵錄增入或曰玠初欲斬四路漕臣幕客止之曰轉運使皆上所命而宣撫擅斬之是跋扈也玠乃止猶斬其都史

八月按是月甲寅朔乙卯宗正少卿蕭振試侍御史　詔右承

事郎陳淵爭臣瓘從孫學術通達國體特賜同進士出身淵時以選人監嶽廟召對改京秩遂以為秘書丞淵改官在七月丁亥入館在八月

丙辰考功員外郎鄭剛中言陛下臨御以來寬仁愛物於古有光而臣下持法之心頗與古異大率有司皆不肯以身任怨縣有罪郡守不敢劾留以俟監司郡有罪監司不敢按留以俟臺諫某事於法不可行也郡猶問於監司監司問六部六部問朝廷作聖旨罷之某事於

法不可得也郡猶請於監司監司請六部六部請朝旨作聖旨奪之積日累月罷之奪之皆自一人出而百官有司無一拂戾人情者苛察之怨日歸於上姑息之恩各歸諸已此豈善風俗持久之道乎臣願陛下戒敕臣吏各使持職奉法凡予奪之際自有成書無大疑惑者不得互相推避其失職廢法全身避怨者咸按之上納其言令學士院降詔布告中外

戊午詔曰日者復遣使人報聘鄰國申問諱日期還梓

宫尚虞疆場之臣未諭朝廷之意遂弛邊備以疑衆心忽於遠圖安於無事所以過奔衝為守備者或至闕略練甲兵訓士卒者因廢講求保圉之善後之謀臨敵無决勝之策方秋多警實軫予衷爾其嚴飭屬城明告部曲臨事必戒無忘捍禦之方持志愈堅更念久長之計以永無窮之聞以成不拔之基凡爾有官咸體朕意

太常謚故追復龍圖閣學士錢勰曰文肅用其子𥸤猷閣待制伯言請也勰吳越王宏倧曾孫元祐翰林學士黨籍從官第十一人

己未進士徐士龍上書論事詔倍賜束帛
庚申上與趙鼎語及瑤華誣謗因言有一內侍頗能道
當時事所謂雷公式者止是一漆木盤子如今日發課
者命盤子之類厭魅之端實起於昭慈之妹六夫人者
一日福慶公主病六夫人取道家符水以入昭慈問所
從來取符焚之自是禁中相傳有厭勝之事及公主疾
甚怨於簾閒得紙錢昭慈見而惡之或謂自婕妤所持
來自是頗有疑心上曰以此數事觀之既有疑似故姦

人得以進誣罔之說此指宗聖聽所以惑也鼎曰借使實有之止是婦人求媚之事與前世巫蠱呪詛不同何足深罪上曰然　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韓肖胄知常州　殿中侍御史張絢試宗正少卿絢感疾不能朝力丐奉祠故有是命　左從事郎新建康府府學教授髙布特改左宣義郎以薦對也俄召試除秘書省正字布除正字在九月

辛酉輔臣進呈左朝散大夫呉説曾與苗傅輩欵密屢

為言事之臣彈劾十年不得調上因語宰執曰説𥡴赦不得自新非朕用人之意可諭言官負釁被廢之人或已嘗行遣勿復再有論列

壬戌端明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章誼卒詔以留守建康之勞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後謚忠恪

甲子趙鼎等奏覲衛大夫利州觀察使馬擴將到奉使録記海上之盟約金人夾攻事上以為人君不當有此心臣下不當進此説外國之與中國如陰陽消長豈能

偏廢若可勦除漢唐之君行之久矣時北使已去復命擴以沿海制置副使屯鎮江故執政及之　龍圖閣直學士新知婺州范冲提舉江州太平觀以病自請也

乙丑試尚書禮部侍郎曾開兼侍讀　權尚書禮部侍郎張九成兼侍講　徽猷閣待制江淮荆浙等路經制發運使程邁入見言劉晏為九使財賦悉歸于一國朝始分為二而三司使居中發運使居外相為表裏今租庸分於轉運司常平分於提舉司鹽鐵分於茶鹽司鼓

鑄則有坑冶司平準則有市易司總之以户部而發運使徒有其名臣恐未及施為而議論蜂起上涸聖聽上乃督邁使亟行且諭以置場和糴毋甚賤傷農邁曰臣敢不遵聖意於是降本錢四百萬緡令於六路豐熟之地置場和糴馬降本錢事日歷不載今以十一月十七日户部供到狀修入

丙寅詔侍讀曾開讀三朝寶訓侍講吳表臣講孟子張九成講春秋吕本中講左氏傳崇政殿說書尹焞講尚書既而本中辭兼局乃命中書舍人勾龍如淵兼侍講

如淵兼侍講在是月庚辰九成在經筵一日論日食奏曰日食之變本於惡氣惡氣之萌本於惡念不芟夷蘊崇之絶其根本將奔騰四達上觸乎天則日月蝕薄五星失序下觸乎地則菑及五穀恠妖迭見中觸乎人則為兵為火札瘥備至則惡念之起可不應時撲滅乎上聳然曰誠在朕念慮間當為鄉戒之九成進講畢上嘗論王道曰易牛微事耳孟子遽謂是心足以王朕竊疑之九成曰陛下不必疑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

道之端倪推此心以往則華夏蠻貊根荄鱗介與天下萬物皆在陛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他日上謂近臣曰朕於張九成所得甚多九成行述云上語侍講陳淵云云按淵紹興十年二月始兼崇政殿說書今併附此但削其名爾

丁卯集英殿修撰知瀘州何慤集英殿修撰知臨安府張澄並陞徽猷閣待制時臨安守臣任同京邑而澄有治劇之才甚得時譽中書言慤自除權侍郎已滿再歲故並陟之中興聖政是日進擬柳州南雄州知州上曰廣南去朝廷遠守臣尤當遴擇前日連南夫

奏廣南盜賊殺戮過多要降詔朕以謂盜賊固當殺戮只恐害及平人有傷和氣若得守令平日存撫使不為盜乃上策也如江西州縣長吏或昏繆不職或貪贓害民豈可不問臣留正等曰太上皇帝聖明照四海故於江西二廣之遠無一日不軫聖慮焉按舉之吏為遠而重其權也檢察之使為遠而專其選也決獄之官為遠而勤其行也周利見將漕廣南上因臨遣諭之曰廣南去朝廷遠監司耳目之寄卿到所部為朕悉意愛民若貪贓害民之人卿須按劾有體國愛民者便須薦舉則按舉之權重矣又嘗諭宰執曰朕夜來思慮江西盜賊未息使平民不得安居州縣不能存撫致百姓失業不得已而為盜可差監察御史一員前去檢察并降詔榜曉諭則檢察之選專矣又嘗因大理寺奏二廣結滯獄欲就委鄰路選官上曰二廣去朝廷遠民間寃滯無所赴訴尤當欽恤正須本寺守前去如江浙近地苟有寃抑不患不聞止令帥司選官則決獄之行勤矣至於是

又以州縣長吏為念蓋聖心之不忘遠類如此

戊辰監察御史張戒守殿中侍御史前二日上命戒入對遂有是命　左廸功郎德安府節度推官張節夫以招諭劉永壽之勞特改左承務郎劉永壽事已見正月辛丑

甲戌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吕本中兼史館修撰秘書省正字常明兼史館校勘本中奏曾祖公著祖希哲皆係元祐黨籍若記録當時舊事實有妨嫌且使後來生事之人得以藉口不從　右朝奉郎新知滁州王安道

罷時左廸功郎袁煥章以特奏名賜第乞為諸州教授許之中書舍人呂本中極論士不知義求利無厭之弊請寢煥章除命又言故事凡中都官自太學博士改官乞去者皆除諸州簽判當時已號優寵館職太常博士監丞正隨資序深淺大抵多得通判亦少有得郡去者因論安道等三人資序尚淺未有顯功故皆寢之

丙子監察御史黃錢為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以病自請也

丁丑徽宗皇帝實録開院用故事賜史館官茶酒監修官趙鼎奏曰先帝以仁厚之德涵養天下幾三十年其間法令有未盡善者皆出於羣臣貪功冒賞之私而有司壅於上聞非先帝本意劉大中宣和初知如皐縣時有旨即隱者徐神翁所居建為觀而基包士民墓甚衆大中顧有司不能決乃具圖申省且束裝待罪洎取旨先帝愕然曰豈可發民墳墓即詔移之别地則知當時有不便於民者使先帝悉知未有不改之者此羣臣之

罪而蔡京為之首也上深然之以至泣下鼎又曰崇觀之失不歸之蔡京使何人任責令士大夫力主京者皆厚私恩而薄祖宗之人也願陛下深察之

戊寅秘書省著作郎史館校勘何掄為秘書少監先是李彌正高閌既除郎今年三月而掄與張嵲皆未遷樞密副使王庶疑之以問趙鼎曰少需處之要職至是乃有此授　秘書省正字凌景夏為著作佐郎　右承務郎丁騤落致仕騤為上元簿年五十餘掛冠去至是資政殿

大學士張守言騤學行吏事皆有可觀恬静安貧初無疾恙故復令出仕

巳卯左通奉大夫馮躬厚卒

庚辰監察御史李家為江西宣諭先是上以虔吉等州盜賊未息議令殿前司遣兵往捕又慮州縣不能撫恤致其不得已為盜欲先遣御史持黄榜招諭使之改過歸業俟其不悛然後戮之前三日以諭宰相至是舉行焉

辛巳宰執奏禁塗金鋪翠鹿胎等首飾上曰宮中禁之甚急民俗久當自化不必過為刑禁也

壬午秘書省著作郎何掄罷掄既遷少監而殿中侍御史張戒言張浚入蜀掄為之鷹犬去歲浚獨相自以黄潛善乃王黼之黨每持邪說以司馬光為非以王安石為是至再修神宗實録掄攘臂其間略無所忌浚敗乃焚燬籤貼國家大典豈宜屢易以徇權臣之私意右諫議大夫李誼亦言陛下命羣儒訂正舊史以明國論前

宰相張浚狃於習尚遽欲取其書而竄易之是時掄實贊其事以掄之議論如此今復使之豫預史書已為非宜而況進處中秘之長為東觀諸儒之冠欲其扶持正道不亦難乎侍御史蕭振亦言掄性姿佻浮本無操守奴事張浚川陜十年官為正郎浚作相掄遂入館其後攝左史浚凡溟賜出身公議不以為然中書舍人張燾樓炤皆相繼繳還詞頭掄當行詞既重違浚又恐得罪於公議遂操兩可之說搢紳鄙之方浚之專政也欲竄

易舊史掄首附其意旨凡所籤貼自云改字舛訛然頗主異議浚罷掄不自安遂撤去前日籤貼焚之掄之趨操議論不端如此何足以服多士乃出掄知郢州日歷掄自左宣教郎入館而振劾疏稱官為正郎蓋入館時猶未換給也詔右宣義郎李良輔已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指揮勿行良輔河南人大觀間為零陵簿以告訐胡安國薦范純仁之客由是改官至是來臨安得宮觀而中書舍人呂本中論其宿負以為邪正之間有傷事體伏望特行貶竄故復奪之王明清揮麈後

錄李良輔者愉人也元符末任永州主岐陽簿有教授李師聃祖道蜀中老儒黃太史魯直之姻家善士也范忠宣遷是郡祖道作詩慶其生初有江邊閑艤濟川舟之句良輔與之有隙遂上其本祖道坐此削籍流九江良輔用賞改秩寖至郡守建炎初呂元直當軸良輔造朝求差遣元直舊知其事詢所以然良輔猶以為績效歷歷具陳之元直笑曰初未知本末之詳正欲公自言之爾即命直省吏拘于客次奏于上除其名人皆快之明清所云良輔除名事日歷不書當求他書附本年月以胡安國行狀考之永州守貳教官乃以安國舉遺逸王繪鄧璋之故連坐且是時范純仁之薨已久明清亦小誤也

癸未詔故贈觀文殿學士李若水特與致仕遺表恩澤若水之死節也上命官其家五人至是其母張氏援陳

亨伯例有請兵部兼權吏部尚書張燾言若水忠義顯著又非亨伯之比望特從所乞以為天下臣子之勸故有是旨焉

是月御筆和州防禦使璩除節鉞封國公執政聚議樞密副使王庶大言曰並后匹嫡古以為戒此豈可行左僕射趙鼎謂右僕射秦檜曰鼎前負曖昧之謗今不敢奏須公開陳檜無語翌日進呈鼎奏曰今建國在上名雖未正恩數宜小異又曰建國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皆

知陛下有子矣以前後恩數並同皇子又昨幸平江及謁太廟兩令建國扈蹕國人見者咨嗟太息此社稷大計蒼生之福也至於外間稱呼之語豈不聞之臣身為上相義當竭忠以報陛下在今日禮數不得不異蓋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後數日參知政事劉大中奏事亦以為言命遂寢此據趙鼎事實事實又云執政聚議之日秦檜曰陳去非在政府時已有此意但未及行不知公之意如何偶再叩其可否而竟無一言却問偶意如何偶謂已有其一名雖未正意亦可知不當更使一人參之翌日進呈檜不復措辭偶奏云云後數日劉大中參式假亦以此閙陳秦

檜亦嘗留身不知所說何事後十餘日鼎請間再言之
退謂檜曰朝廷惟患所見不同所以不能成事議論既
一雖天意可回同寅協恭其效如此吾輩不可不勉初
不疑中有異論者及鼎上章解機務上曰前日所議璩
建節事如何鼎又如前所陳是時若能雷同相徇即留
而不去矣鼎既去明年正月遂建榮國公乃知檜所稟
者不然也方疇稽山錄曰時左相趙鼎語右相秦檜曰
公嘗說丙辰罷相之後議論鼎者專以資善堂藉口鼎
今日當避嫌公專面納此御筆如何檜曰公為首相檜
豈敢專公欲納之檜當同敷奏也鼎約檜與劉大中各
將劄子至唯檜無之鼎遂參酌只作一劄子明日鼎又
語檜同進呈尤好檜復曰公為首相檜不敢專明日進
呈鼎奏曰祖宗受天命當傳萬世陛下仁孝子孫千億
未可謂無也但宗子甚已封建國只是小國今甚封吳
國公却是全吳臣欲且與建節或封一等小國上曰都
是小孩兒且與放行鼎執奏再三且曰兄弟之序不可

亂上意難之遂留御筆曰待三五箇月别商量既下殿樞密王庶西人氣直謂鼎曰公錯了也檜曰檜明日留身數奏明日檜留身又明日鼎留身奏曰昨所納御筆不知檜與大中有何奏上曰大中與卿一爾疇所云與鼎事實小異今並存之

璩明年三月建節封公

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張九成兼權刑部侍郎先是刑部吏斷天下死囚不以情自九成涖職有情輕免死甚衆一日法寺以成案上大辟九成閱始末得其情因請覆實囚果誣服者也奏黜之時法官抵罰而朝論欲以平反為賞九成辭曰職在詳刑而賣衆以邀賞可乎此以九成行述修入刑部題名九成權侍郎在此年而無其月然已

繫兼侍講銜九成兼經筵在八月丙寅故且附月末俟考　川陜宣撫副使吳玠以護國軍承宣使知利州權節制利州屯駐諸將軍馬田晟知興元府注利州知州題名八月九日改除興元知府題名九月到任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二十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二十一金人地名考證

達蘭 原書作撻覽誤改見卷一

烏凌阿 原書作烏陵誤改見卷一